

張貴興
作品集
01

賽蓮之歌

張貴興 著

他想吃一口煮熟時堅硬而巨大的水禽蛋。

史前生物活躍在多霧而無風的海島上。

他想起綠玉般的樹蛙，肩上海上繡著蜥蜴的土著，神祕的印度樹

他想起住在偏遠海島上的女巫薩嬪，她揮動魔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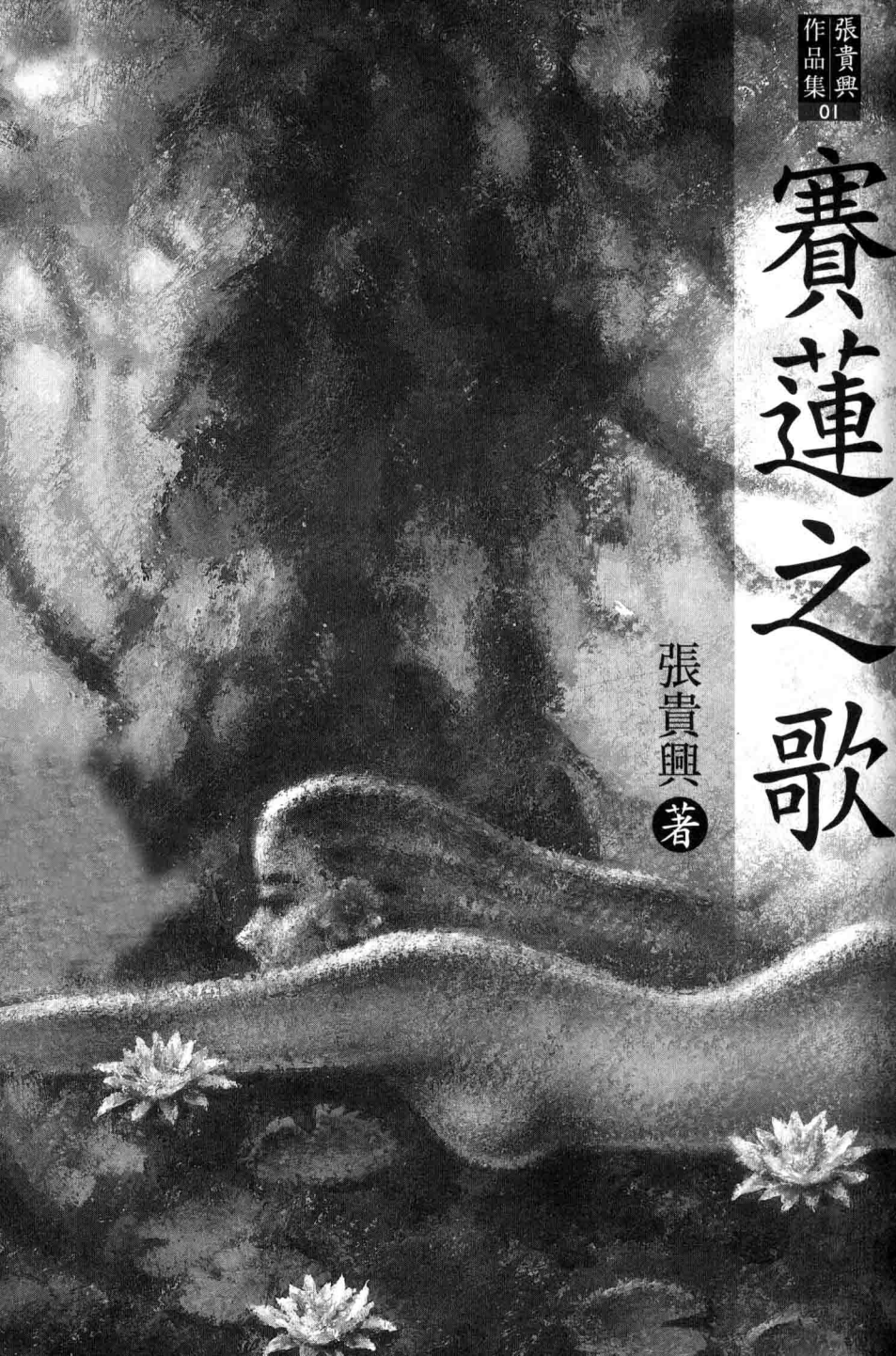
把來到島上的男人變成供使差遣的家畜。他想起海上女妖賽蓮的呼喚。



張貴興
作品集
01

賽蓮之歌

張貴興
著



張貴興作品集 1

賽蓮之歌

作者——張貴興

責任編輯——胡金倫

封面、內頁繪圖——林嘉翔

美術設計——徐璽

發行人——涂玉雲

出版——麥田出版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 213 號 11 樓

電話：(02)23517776 傳真：(02)23519179

發行——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愛國東路 100 號 1 樓

電話：(02)23965698 傳真：(02)23570954

郵撥帳號——18966004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www.cite.com.tw

電子信箱：service@cite.com.tw

郵撥帳號：18966004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310 號 雲華大廈 4/F, 504 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新馬發行所——城邦（新、馬）出版集團

Cite (M) Sdn. Bhd. (458372 U)

11, Jalan 30 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 傳真：(603)90562833

e-mail：citek1@cite.com.tw

印刷——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02 年 10 月 1 日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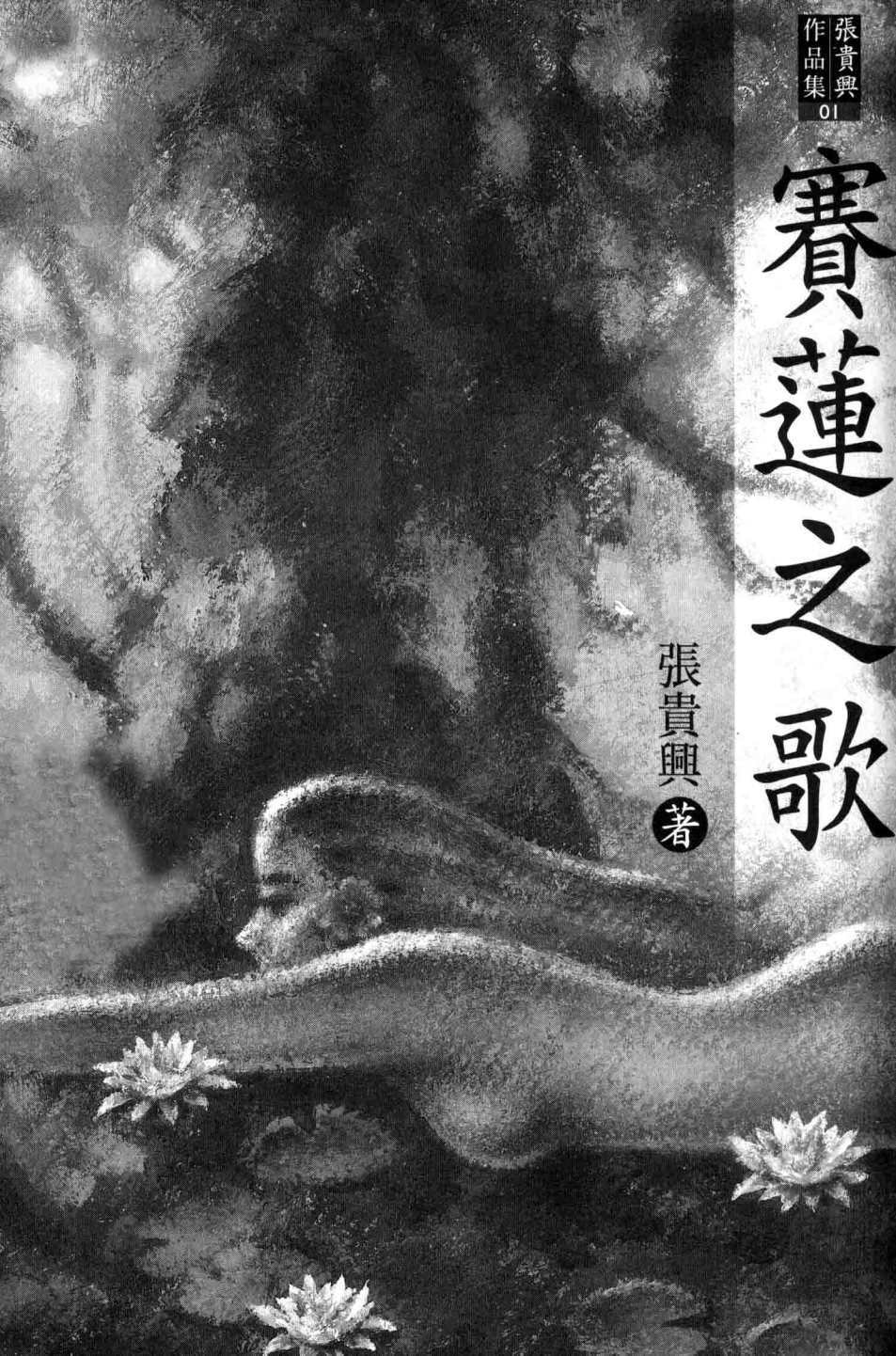
ISBN 986-7895-93-2

定價：200元 Printed in Taiwan

張貴興
作品集
01

賽蓮之歌

張貴興
著



張貴興作品集 1

賽蓮之歌

作者——張貴興

責任編輯——胡金倫

封面、內頁繪圖——林嘉翔

美術設計——徐璽

發行人——涂玉雲

出版——麥田出版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 213 號 11 樓

電話：(02)23517776 傳真：(02)23519179

發行——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愛國東路 100 號 1 樓

電話：(02)23965698 傳真：(02)23570954

郵撥帳號——18966004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www.cite.com.tw

電子信箱：service@cite.com.tw

郵撥帳號：18966004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310 號 雲華大廈 4/F, 504 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新馬發行所——城邦（新、馬）出版集團

Cite (M) Sdn. Bhd. (458372 U)

11, Jalan 30 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 傳真：(603)90562833

e-mail：citekl@cite.com.tw

印刷——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02 年 10 月 1 日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86-7895-93-2

定價：200元 Printed in Taiwan

序／

假面的告白

《賽蓮之歌》的背景仍然是出生地——婆羅洲西北角一個落魄惆悵的小鎮。這個小鎮最近蠢蠢欲動，頗有繁華跡象。曾經那麼長時期成為別國的殖民傭土，流過一點血，卻又不到「血淚斑斑」，花再多時間也不可能找出什麼傲人的史跡，即使曾經蘊藏過石油礦脈，吐哺的卻不是自己的骨肉，而是歐洲人的優雅，歐洲國家的繁華。白種人彷彿龜公老鴿，以這個小鎮的血肉錢建設他們日益強盛的祖國，直到小鎮的白嫩風騷完全衰敗。帝國主義有如武俠小說裡的吸星大法徹底掏空她的元氣，只給我們這些還在流亡的子弟留下一塊臭皮囊遮擋風雨。欠缺完善的排水系統，每年長達三、四個月的雨季，小鎮就會局部性成為澤國。老家處於窪地，首當其衝。那水，大人雖然煩惱，卻也逆來順受，不怎麼抱怨；孩童樂不可支，視為遊戲天堂。洪水無限擴大水族天地，那水族也和孩童一樣欣喜的吧。水族裡頭最常見的是兩點馬甲和攀木魚。前者優雅大方，兩顆偽眼

神祕動人，「臉蛋」美得不像話，扇狀的背鰭和臀鰭、長絲狀的胸鰭在水中翩翩起舞時彷彿仙女；後者醜陋鬼祟，筒狀，牙尖鰭銳，鱗甲猙獰，肉食性，領域性強，黑得像一塊炭，棲息深水處，喜歡攻擊其他魚種。兩者皆屬攀鱸科，是溪裡有名的美女和野獸。攀木魚長了一種可以直接向空氣呼吸的褶鰓。小時候我們為了實驗褶鰓威力，常將牠曝曬岸上，久久朝牠身上潑幾滴水維持某種濕度。這傢伙一整天不入水，總也不死。傳說雨季期間，遍地泥濘潮濕，入夜後牠會利用強壯的腹鰭、尾鰭和胸鰭上岸，從門縫進入人類家中覓食。旱季時據說牠還會翻山越嶺尋找水源。洪水氾濫期間，所有面目模糊缺少羽毛羞澀安靜的野獸紛紛露臉，牠們平常在我的觀察追蹤中不是神龍不見首尾就是驚鴻一瞥，參差猙獰豐腴嶙峋，就像酷似女性生殖器的肉食性豬籠草捕蟲瓶，早已在我的潛意識中沉澱為一種對神祕曠野的肉慾想像。大蜥蜴的膘滿肉肥，蟒蛇的無底洞食慾，樹蛙的避陽趨陰……。或許正值青春期吧，偶爾夢見兩點馬甲——非攀木魚——出水上岸後化成一個濕淋淋的女人鬼魅似的飄到床前。這女人有一回晃著一條尾巴，匍匐吐信，狀似蜥蜴蟒蛇。野獸，女人，水，曖昧混沌，或許和這本小書有一點關係。書中年代介於中學時期，彼時披頭四解散若干年，貓王癡肥，西方通俗文化無所不在，學校課程的毒爛，沒讀過什麼書卻不知道怎樣當上老師的老師，中學時代的失意挫折，和小說

人物來一場精神戀愛，生活在一群充滿拓荒精神的人物之間，行走在一塊充滿拓荒機會的土地上，反骨頑皮如我，沒膽惹事生非，只有躲到山水書本裡去，也不過十幾歲，沒什麼國好憂，現實生活裡也沒什麼驚天動地的情愛，肩負重擔不知如何是好卻又故作輕鬆瀟灑的悶騷模樣比擬中國歷代寄情天地乃至小魚小蝦的隱士，凡此種種，不知道和本小書的自戀畸想有否關連。

舊作重印，再怎麼看，也不會滿意。想來一點更動，好像也沒有什麼意義，何況動了一字一句，就沒完沒了。還是保留醜醜蠢蠢的樣子吧。

這小書是我少年時期「假面的告白」。那麼蒼白的少年時代，找不到太多值得書寫的事件，只有大量付諸於幻想，假設自己已抵達那座永遠無法抵達的慾望島嶼。

終究是一個不存在的島國，終究是一具假面。

也不過是多年前寫就的一本小書。

一直妄想替這本小書寫一本續集，只是謀生吞嚥了大部分時間，寫作幾乎成了貴族活動，許多新的構想一直無法完成，續集，也就變得不可能了。

二〇〇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台北

賽蓮之歌

第一章



1

現在回憶這些少年往事已經太遲。當我思索時，特別是牽涉到某種情緒或慾念時，我的理智和判斷就會被牠的顏色和形狀完全擊潰。當我閱讀、看畫、聆聽音樂時，我就會在某種感悟中意識到牠的存在，並且低下頭來晤談。只有重新進入距離腦髓最遙遠的那一片潮濕地帶，才能使那些枯乾萎縮的記憶再度復活……

約瑟·佛烈德曼醫生從母親陰道接生過七個嬰孩，當第五個胎兒在母親肚子裡住滿三十二週時，他數次透過母親肚皮將頭顱迴轉到骨盤口，想把危險性較高的臀產式改為正常的頭產式。七天後胎頭回到原位，臀部朝向骨盤，雙手抱胸，膝蓋打直地貼著身體。佛烈德曼醫生總共做過三次迴轉術，嬰兒也跟著做了三次反迴轉。佛烈德曼放棄迴轉術時，告訴母親說：正式生產時，胎兒就會還原為頭產式，即便沒有，以母親生產過四位哥哥的經驗和壯碩，臀產式也不見得會有什麼意外。

母親根本不擔心什麼臀產頭產，她生產四位兄長時輕鬆愉快，憑她闊大的骨盤、充沛的羊水、力拔山河的子宮收縮和陰道排擠，即使生一頭惡形怪狀的恐龍，也會在她一聲喝令下，應聲而出，匍匐在她偉大的胯下。她沒有時間去操心腹中那塊肉，從清晨五點半起床開始，直到晚上十點半躺回床上，她用妊娠的耐力和勤奮的生育方式不停勞動，成果豐碩而活潑，附近姑娘出嫁時喜歡請母親壓壓新床，衷心渴望她的多產和噸位

帶來好運。母親鄙野的村姑世界只有勞動、勞動、勞動，即便腹中胎兒懷滿十個月，過了預產期十天，母親也沒有操過半絲心，她根本沒有時間去操心，事實上她根本忘了自己懷了多久身孕，更不必說過了預產期十天那種神準的現代醫學推算。她忙了一天後，傍晚四點半時扛了兩桶衣服到河邊捶洗。

這大概是母親一天中最輕鬆愜意的一刻。一群少女、姑娘、婦人和母親在河邊做活，她們或者含苞待放、待字閨中、初嚐愛情滋味、新婚、拖兒帶女、守寡、老死未嫁，在捶洗中搖擺壯大或報廢的胸部，散發生殖機械或即將成為生殖機械或無法成為生殖機械的命運、煩躁和荒蕪。她們的舌頭比手腳勤快，口水比汗水稍多，比較著丈夫的質、兒女的量、情人的輕重、物價的高低，偶爾數數公婆是非，床上長短。洗完衣服後，她們在河裡洗澡和玩水，這是回家做晚飯前的娛樂，也是一天中唯一的娛樂，這個習慣使這條河在傍晚時分成為男人禁區。

母親坐在一塊石頭上擦抹身上的臭汗和不知道幾個月大的肚子，突然覺得嬰兒在肚子裡衝撞、游泳，一個聲音對她喊道：

「下水吧，下水吧。」

母親看著河裡嬉水的女人，看著一陣陣浪潮襲來，看著自己的皮膚汗毛孔迸灑出拳



頭大的浪花，看著自己像廣場水池中的雕塑品從嘴裡不停地噴出水柱，她從石頭上站起來，向河裡走去。學齡前逢我溺水時，母親就會抱怨那群三姑六婆慫恿她下水，讓我和水有了不可救藥的關係。

她們真的慫恿母親下水，她們和母親一樣不清楚胎兒月數，只清楚活動有益生產。

母親懷我時候二十六歲，除了稍闊的骨盤說明她是一個有經驗的產婦，她的直挺、彈性和年輕像懷第一胎的少女。她撐著大肚子，脊椎骨像大帆船龍骨，平衡左右舷，穩健地航入水裡，像海馬一樣苗條，像天鵝一樣優雅。河床中央最深處只夠淹到她們頸部，正是嬉水好去處。她們玩耍和追逐了半個小時，太陽下山前上了岸，抹乾身體，穿上衣服，拎起一或兩個裝滿衣服的塑膠桶、鐵桶、木桶，準備回家。

母親上岸時覺得輕盈多了，好像卸了貨物的載貨船，輕艇飛棹，從河床中央涉水走來，轉眼泊岸。上岸後，去了浮力，她更覺得輕飄飄的飛上了天。她低下頭時，看見肚子塌扁，肚中空空，一條濕淋淋的腸子般的東西從胯下垂下。

「發嫂——」

女人們——尤其沒有結婚的年輕處女和無婚可結的老處女，——失聲尖叫。

母親和熟悉子宮收縮、陰道排擠的婦女知道那是供給我養分的臍帶，她們丟下桶

子，扣緊衣衫，綁上腰帶，吆喝著朝下游走去，走了二十幾步，她們就看見河面順流翻滾的嬰兒，他三千四十公克，五十公分，縮身勾背，皮色和姿勢像被剝皮後煮熟的蝦子，偶爾小手、小腳和蓋著胎毛蟹殼的頭顱會伸出水面像朝岸上的人招呼。一位強壯婦人、一位三十歲的精泳者跳入水裡把嬰兒攬上岸來。

河水洗滌我身上的胎血和黏液，我的身子顯得乾淨而清爽，除了吹彈可破的膚色和可以從頭到腳摺入一粒籃球的柔軟度，我看起來不像是個初生嬰兒，而且我還顯露出三、四歲嬰兒才有的詭異笑容，這個笑容維持到母親把我抱到佛烈德曼的醫務室，老倫敦人佛烈德曼用各種醫療器材檢查我為止。醫生憑著我的頭顱造型肯定我是頭產式出生的，滑溜順利到母親沒有一點知覺，這更顯示母親骨盤的偉大和生產效力。臍帶在醫療紀錄中則始終成為一個謎。佛烈德曼做了三點推測：它是被水流崩斷的，或被河床的石頭稜角磨破，或被一種諸如動物牙齒的刃器嚼斷。老醫生說：「我從前喜歡在那條河裡垂釣，那條河裡有很多江鱸，牠們把獵獲的食物——包括人——藏在浮木下，等泡爛了，牠們才用不夠強壯的牙齒和長顎嚼食。」

三天後，母親抱著嬰兒走出小鎮唯一的醫療中心，搖搖晃晃走過一座仄險的獨木橋，橋下是另一條及胸的小河，流幅深入海的心臟，甜美的流水聲從母親腳下傳來。母

